

呂祖全書

乙巳仲冬
萬德至善社重刊

呂祖全書靈應事蹟小序

昔觀音大士。普門示現。三十二應。無人弗度。七難二求。罔不遂意。蓋惟願力洪大。是以化形剎塵。呂祖初得仙道。即對正陽祖師云。弟子願度盡一切衆生。方歸天上。此何如誓願。不與普門大士有默契乎。嗣是化形宇宙。混迹市塵。徧施法乳。澤沛寰區。自古神仙衆矣。惟呂祖之名。徹霄壤。冠古今。雖婦人女子。咸知敬信。嘻盛哉。其靈應事蹟。散佚弗傳者何限。即載諸簡編。彰彰人耳目者。亦第存什一於千伯。安在其能盡述也。然就世所傳者。彙而綜之。亦足以見呂祖度世之心。實與普門同一悲願。人苟有志于道。而以呂祖之心爲心。譬之一月中天。千江普現。特心地垢穢。斯弗克見耳。

。若其澄潭止水。未有不見者也。世之覽者。亦當有會于余言。

呂祖全書卷之二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彙輯

男劉陰誠清虛
姪劉允誠清虛

全校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參訂

靈應事蹟 神通變化十四條

武昌賣墨

呂祖遊武昌。詭為貨墨客。墨一笏。僅寸餘。而價錢三千。連日不售。眾咸笑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無有意耶。自以錢三千。求一笏。且與客劇音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戶者。乃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呂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武昌鬻梳

呂祖遊武昌天心橋。詭姓名。鬻敝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媪音襖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傴僂。禿髮如雪。呂祖謂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吾穹音芎也價貨敝穢物。豈無意。而千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尚可與語道耶。乃以梳爲媪理髮。隨梳隨長。鬢音珍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神之。爭以求梳。呂祖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爲蒼龍飛去。呂祖與媪不見。後始知其爲呂仙也。

水化成酒

馬善。東都人。熙寧初。舉進士不第。學道。一日與一侯道人。名玫行汴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體秀骨異。目如明水。面無塵濁。馬召啜茶。且飲食之。侯性素瞋

。叱之。羽士曰。汝有何法。侯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壁。羽士曰。子所爲。皆非正法。侯曰。子何能。曰。吾能壯吾氣。射酒肆。去燭數十丈而燭立滅。復吐氣吹侯面。若驚風大發。凜凜不可支。二人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功即勤苦修煉。行即濟人利物。侯曰。弟子平生以藥濟人。非功行乎。羽士曰。子殺物命。以救人命。是殺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病自佳。語及曙。羽士別去。曰。吾將返湘水之濱。與子酌別於柳陰下。以金令侯市酒。適無酒。羽士以瓶一隻。命侯取汴水一瓶。以藥一丸投之。立成美酒。三人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曰。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生來走天下。即是姓兼名。

。既別。二人測之。乃呂洞賓三字。大悔恨。

墨化成金

韓忠獻公琦。晚年始延方士。呂祖鶉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曰。汝何能。曰。能爲墨。試令爲之。即掘地坎。搜焉。奇韓不悅。祖乃和揉坎中泥爲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乃良金也。上有呂字。破之徹肌理。韓追悔無已。尋卒。

紙中方竅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瘵瘵。歷音裸幾委頓。泣別親舊曰。吾死矣。閨閣中之物皆捨得。獨鶴髮老親無托。奈何。語未竟。俄有道人扣門。一感念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掐音恰其中爲一方竅。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

。俟夜燒一幅灰。調乳香湯塗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道人不復見。始悟兩方竅。乃呂字也。

石上方竅

梓潼婁道明。家富。善佞素術。常畜少女十人。正便不是纔有孕。即遣去。復置新者。過罪常不減十人之數。晝夜

迭御無休息。而神清體健。面若桃紅。或經日不食。年九十有七。止如三十許人。尤好夸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佞女送酒。或言素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爲真仙也。一日呂祖詭爲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叱使去。呂祖以兩足踏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寸許。婁始驚異。延置座右。曰。子非凡人也。出侍女歌遊仙詞。命之酒。呂祖口占望江南詞酬之。曰。瑤池上。瑞霧

靄一作藹。羣仙。素鍊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獻鸞弦。一作笙

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玉京山。唱徹步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蜀牋請書。呂祖自紙尾倒書徹紙首。字足不遺空隙。婁大喜。方欲請問道要。祖答曰。吾已口口相傳矣。婁請益。復曰。吾已口口相傳矣。俄登門外大栢樹杪。不見。後數日婁忽不快。吐膏液如銀者數斗而卒。口口相傳之說。與夫石上兩方竅。皆呂字之寓也。

一云婁問道要。祖曰。汝知潯陽翟莊乎。以孝友著名。耕而自食。恒以弋釣爲事。中年不獵。尚釣。人謂均是命。何以猶釣。翟後晚年亦不釣。端居華門。微命俱不就。汝之妄誕何爲哉。未幾吐液卒。

廣陵散錢

呂祖常遊廣陵市。以錢十千散之方陌。暨翼日晚視之。十千拾者無遺。止遺其三。一落泥中。一落草中。一落井中。磚石縫。去井口三寸許。最後有兩人汲水。見而爭取之。世人愛財之心如此。

羅浮畫山

呂祖遊羅浮朱明觀。至小庵中。值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童揖曰。先生坐此。遂竊道士酒以獻。呂祖滿引。使小童盡其餘。童不屑。童素患左目內障。呂祖以所餘酒嚙其目。忽然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於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當享高壽。言訖。飛入石壁隱去。及道士歸

。見所畫山。徹壁內外。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崑字。
非呂先生乎。後童果百有五歲而終。雖未得仙。亦可謂
有緣者矣。

廬山淬劍

呂祖遊江州廬山真寂觀。真一云寂臨砌淬劍。道士侯用晦

問之曰。先生劍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

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

非風塵中人。祖曰。且劇飲。無相窮詰。既醉。以筋頭

劍詩一首於壁曰。欲整淬一作鋒銜敢一作憚勞。凌晨開匣

玉龍嗥。手中氣槩冰三尺。石上精神地一條。姦血默隨

流水盡。凶頑今逐漬音恣痕消。削平一作除浮世不平事。與

爾相將上九霄。無一本四句純句題畢。初見若無字。既而墨

跡燦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無形。法劍則以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劍戮奸人於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爲母。氣爲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人將自沒。或有假手於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嵒也。言訖。擲劍於空中。化爲青龍。跨之而去。

仙樂侑席

宋陳執中。建甲第東都。親朋合樂。俄有襍禮道士至。陳問曰。子何技能。曰。我有仙樂一部。欲奏以侑華筵。腰間出一軸畫。掛於柱上。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

。道士呼使下。皆累累列於前。兩女執幢旛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花貌。麗態嬌音。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珮。轉動珊珊。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煙霄。曲調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藏六腑。諸神皆化而爲此。公亦願學否。陳以爲幻惑。頗不快。道士顧諸女曰。可去矣。遂皆復上畫軸。道士取軸。卷而吞之。幻奇索紙筆大書曰。曾經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劍鋒橫紫電。爐中丹焰起蒼煙。纔騎白鹿鶴一作過滄海。復跨駕一作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閒聊戲爾。無人知我是真仙。末題曰。谷客書。即出門。俄不見。陳謂谷客。乃

洞賓也。悔恨欲抉目。未幾謝世。

管片泛波

淥江筆師翟某。喜接方士。呂祖往謁之。翟館於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絜遊江之滸。嚙筆管爲二片。浮於波上。呂祖履其一。引筆師效之。筆師怖。不敢前。呂祖笑而濟。及岸。俄不見。翟始知其異人也。淡旬復來。自絜飲食食翟。皆臭腐也。翟揜鼻謝弗食。呂祖太息曰。若不能惡食。吾以肉醬兩甌遺君。遂去不復見。開視醬甌。皆麩金也。兩甌者。蓋亦兩大甕之類。寓呂字也。

鱠魚再活

呂祖遊廬山酒肆。見剖魚作鱠。曰。吾令此魚再活。鱠

者不信。祖隨以藥一粒。納魚腹中。良久跳躑如生。繪者驚。試放於江。圍圍洋洋。悠然而逝。始知爲呂祖。覓不復見。

寶輪現相

紹興中。新昌令關肇喜道術。建大齋寶籙宮。方士大集。角技能。呂祖詭姓氏寓焉。自贊其能異衆。取藥少許。冥諸掌。吹數過。俄紅暈四溢。成寶輪相。現洞賓二字。衆大愕。覓之已不見。肇後每日行陰德。杜門謝客。蓋因祖言方士幻術誤人也。祖後復來。授以正道。一語醒便知過而能改是有宿根人宜其得道也

懷孕師尼

景定甲子。衡州衡嶽觀。以三月三日佺帝生辰設醮。先

一日有懷孕師尼。至觀求宿。衆惡其厭穢。拒之不可。令宿門外。中夜聞孩聲。甚幻乃尼產焉。主者大怒。次早。尼抱孩子欲入醮壇觀看。衆拒之門外。拖拽逾時。尼以孩擲地。鮮血濺地。尼飛入空中。拍掌大笑而去。視孩則葫蘆。血則硃砂也。葫蘆內有回仙兩字。乃大驚。此真是遊戲三昧肉眼俗腸烏能知之也云道衆建醮不虔潔故戲之耳理合然也

更名顯化十三條

回道士

滕宗諒。字子京。謫守巴陵。呂祖詭爲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談論俊辯。子京異之。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人。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呂祖大笑。俄不見。子京倩人繪其像。置於岳陽樓。蓋岳陽祖此像

回處士

尚書郎賈師雄爽爲太守時。有家藏古鏡甚寶。常欲淬音翠磨。呂祖稱回處士謁焉。一云有道人乞試其技。笥中取藥少許。置鏡上。辭去。曰。俟更取藥來。追之已不見。一云須歸取足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街頭磨鏡人。爽見而異之。知爲呂仙。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如玉。後復儒冠登武岡譙樓。歎曰。佳哉山水。五百年無兵火。可避亂也。

回道人

呂祖遊長沙。詭爲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算。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有能以錢滿

吾罐者。當授以道。爭以錢投罐。竟不滿。有僧驅一車
錢。戲曰。汝罐能容否。道人唯唯。及推車入罐。憂憂
有聲。幻奇俄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詩曰
。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遷變
。身固非我有。財亦何足戀。曷不從吾遊。騎鯨騰汗漫
。僧益驚疑。欲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今償你
。取片紙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久不出。曰。非我
自取不可。因跳入罐。寂然。幻更奇僧擊罐碎。有片紙題一
詩曰。尋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車東
平路。僧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侯汝久矣。
以車還之。錢皆在。曰。吾呂公也。始謂汝可教。今惜
錢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不及。作驅車東平湘渡一

回心回心

安豐縣娼曹三香。染惡疾。為邸以舍往來客。呂祖偽為

寒士托宿。僕以其襪褸拒之。三香曰。吾既立此門戶。

垢淨何擇焉。此語有見遂延。入殊禮遇之。居無何。曹

疾作。呻吟良苦。呂祖以筋鍼即其股曰。回心回心。時

門外有一皂角樹。久槁死。祖乃投以藥。即別。翼日樹

再生。枝葉甚茂。曹始悟其為神仙。而回心者呂也。不止

寓呂字亦是提醒回即毀冠服。去粉黛。棄家遠遊。信有緣

人為建呂先生祠奉祀焉。紹興末。曹忽還鄉。顏狀秀異全書

。人無識者。乃自言本末。復去。不知所終。此娼與張珍呂祖

中超羣者宜其同為呂祖化度也語

無心昌老

橫浦大庾音興嶺。有富家子慕道。建菴接雲水士多年。一

日衆僧建黃籙大齋。方罷。忽有一檻褸道人至。求齋。

衆不知恤。或加凌辱。道人題詞於壁曰。暫遊大庾。白

鶴飛來。誰共語。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度花。春來春

去。人在落花流水處。花滿前蹊。藏盡神仙人不知。名詞

減蘭即減末書無心昌老來五字。作三樣筆勢。題畢竟入

雲堂。良久不出。迹之。已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

。始知昌字無心。乃呂仙也。衆共歎惋。延雲至水士多年

失之誤在以貌取人也

昌中虛

徽廟時。有一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履怪

異。飲酒無量。啖生魚肉至數十斤。飲冷水數十斛數事俱異

天大雨雪。平地七八尺餘。自埋於雪中。

更

旬日不出。

雪霽復起。行於深潭水面。如履平地。又善草書。作枯藤遊絲勢。一舉筆數千。絡繹不絕。人爭攜楮以請。往往不與。昌字虛中。呂字也。

一云內侍言於徽宗。命召之。不得。但於其遊息處。得詩曰。遙指高峯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每於塵市無人識。長到山中有鶴迎。時弄玉蟾驅鬼魅。夜煎金鼎煮瓊英。他時若赴蓬萊洞。知我仙家有姓名。

無上宮主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呂祖謁之。適蔣他出。祖題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霧結金丹。夜深鶴透秋光碧。萬里西風一劍寒。末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

。蔣歸驚曰。宮字無上。呂翁也。追之不可得。上宮固字是無

賓上人

青城山。丈人觀。黃若谷。風骨清峻。戒行嚴潔。等是人此

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治疾良驗。得錢帛。即以

散施貧乏。呂祖自稱賓法師上謁。留月餘。所作符篆。

徃徃吹起。皆為龍蛇雲霧飛去。治鬼召將。必現其形。

通人言語。足踏成雷。目瞬成電。呵氣成雲。噴唾成雨

。又善畫。不用筆。但含墨水噴紙帛上。自然成山川花

木。宮室禽獸人物之狀。畧加拂拭而已。每畫得錢。即

市酒與若谷痛飲。若谷飲素無量。每為賓客所困。一日

若谷問曰。先生操行異常人。必自神仙中來。還可語吾

道否。曰。子左足北斗七星缺其一。奚能成道耶。更一生可也。若谷驚曰。賓公殆聖人矣。蓋其左足下。有黑子作七星狀。而缺其一。未嘗爲人所知故也。復問壽幾何。呂祖倒書九十四字於壁。作兩圓相圍之。即別去。始悟作圓相爲呂。而賓姓其字也。後若谷四十九歲卒。果符倒書之識。

谷客

元豐中。東京有道人。稱谷客。與布衣滕忠同飲酒。將起。以藥一丸遺滕。滕素有風癖。服之即愈。遂別。又三年。於揚州開明橋東。遇谷客坐水次。招滕。滕取路跨橋而往。至則無所覩。始悟谷客爲洞賓也。快快未幾卒。

同客人

熙寧中。江南有李先生者。自號同客人。持莎笠綸竿短板。唱漁家傲。又爲鳴榔之聲以叅之。音清悲激。如在青霄。其詞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覓處。風和雨。玉龍生甲歸天去。詞名豆人或與錢不受。與酒即不辭。後以甲辰二月終。瘞之。無尸始悟同客者。即呂洞賓寓意也。

守谷客

崔中舉進士。道過巴陵。於寓邸歌沁園春樂章。呂祖適以補鞵鞋即隱市井間。質其所歌。曰何曲也。崔曰。東都新聲也。曰。吾不解書。子爲書吾詞。崔爲書其詞曰。七返還丹。在人全唐詩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

霄漏汞。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龍虎交媾。

進火功夫牛斗危。斗牛斗危玉蟾一陽初動之危箕曲江上看

月華瑩淨。有箇鳥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

一作兒。辨水源清濁。金木一作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

難知。道要佞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一作忙修猶太遲。蓬

萊路。待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崔問姓氏曰。吾生江口

。長山口。今為守谷客。翌旦訪太守言之。曰此呂洞賓

也。亟令召之。叩其戶。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排戶而

入。闐傾入無人矣。壁有詩曰。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

廬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崔一云中

舉進士遊岳陽遇真人錄沁園春詞詰其姓崔與太守。

名薦之李守排戶而入惟見留詩於壁云

歎恨而已。併按原入事蹟內便於觀

呂元圭

呂祖遊江夏。詭爲呂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爲人言禍福事甚驗。一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之。是夕提點刑獄喻某。行部至鄂。首覓呂。已不見。得其平日所與往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曰。無有。喻厲以聲色。將罪之。岑答如故。喻命搜其家。得所遺卷長歌一首。論內丹事。喻省之曰。此呂先生也。元圭者。折先生二字耳。惡人者。謂喻迫之也。

黃襖翁

長沙鍾將之字仲山。嘉定己己。自金陵罷官歸舟。次巴陵南津。晡時。俄覩一舟過。中有黃襖翁。風貌奇峻。凝然佇立。熟視仲山良久。仲山窺其篷中無他物。惟船

頭有黑瓶罐十枚。篷前兩青衣童參差立。仲山意其必徑渡。既而僅行二丈許。即回棹。而翁已端坐篷後。再熟視仲山良久。俄失船所在。仲山始謂巨商。不與之語。至是恍然驚訝。知其爲異人也。翌日往呂仙祠拜禮。真像儼然。有兩青童侍側。其貌皆所與昨見者肖。仲山自恨凡目不識。感歎無已。周星作水調歌頭詞。有更似南津港。再遇呂公船之句。次年卒。仲山之孫。嘗出其祖所繪黃襖翁真示。余誠爲清峻絕俗云。世人多武昌飛劍遺亭住持陳道人一日道過胭脂山將下山遇一道人安有負劍上山與陳覲面相遇陳初不覺繼忽思曰近世道人安有負劍者得非呂祖師乎

晉謁儒門六條

謁丁晉公

丁晉公謂倅音翠鄱陽。呂祖作一秀才往謁。曰。吾唐呂渭

之孫。也。經史百家。無不通究。因與晉公言。君狀貌大

似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後晉公果大拜而竄海外。

信似贊皇矣。

謂後司戶參軍
崖州以女巫事貶

謁張參政

張公洎音暨早年家居。呂祖謁之。與張講周易。併言孟子

存心養性之旨。張自後文章日進。臨行索紙筆。作八分

書詩一章。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其卒章曰。功成當

在破瓜年。後果張參去聲政。逾音于十六歲卒。世以破瓜爲

二。八蓋其識

楚禁也

謁石直講

石介字守道。爲國子監直講。一方士稱回叟上謁。袖出

詩曰。高心休擬鳳池遊。朱紱銀章寵已優。莫欲一作待禍

來名欲滅。林泉養浩法一作預爲謀。石遜謝不悟其旨。延

以酒食。日將夕。叟辭。石留之宿。曰。吾孤雲野鶴。

安可留也。其後暮年。因賊孔直溫謀逆。石嘗有書與之

。坐貶卒。介有不學行抗直敢言祖點化不悟卒貶死惜哉

謁王岳州

太常博士王綸。守岳州。有回道人上謁。貌清癯。渠音短

褐不揜髻。幹音語音清圓。綸問世系。回曰。不必問。所

請教者。奕碁耳。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日云

暮。乃酌以酒。問何方人。回書詩曰。仙籍班班有姓名

。蓬萊倦客呂先生。凡人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

。綸驚訝間。已失之矣。庭下煙雲滃然。移時不散。

祖謂綸前世係荊州僧。名些。善歌河滿子。能前知。後示寂坐化。因不得金丹。難免輪迴。綸遂告疾還家。精思仙道。遇柳仙。授以成丹及尸解之訣。語出神仙鑑。

謁石舍人

石舍人玉休。因避暑。有褰樓樵夫。持斧而前。眉目秀整。議論清快。石問鄉里及世系。曰。老夫生於河南。移居於終南山。呂謂之裔也。異音所學者莊子老子。此外無所爲。石曰。終南有何佳處。曰。佳處甚多。因舉陶隱居詩曰。終南何所有。所有惟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石異之。歎留三日。極談出有入無。超生離死之法。想石亦是有根將別。曰吾將往岳陽。以丹一粒抵人故與之。

遺石服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

巴陵犯節

呂祖行巴陵市。知太守清酷。欲化之。候其出。故犯其

節。前驅執之。太守置諸獄。令書歎。日將晡。無一辭

。吏趣促音之。祖謂曰。須我酒醒。吏曰。汝不憂罪。尚

以酒為解耶。言未竟。忽失去。但遺詩曰。暫別蓬萊海

上遊。偶逢太守問根楚誌緣由。身家誌居北斗一作星杓

音標下。劍挂南宮天誌作月屋一作角頭。道我醉來時誌作真箇醉

。不知誌作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認。誌作却駕白

雲歸去休。太守驚曰。此呂翁也。夙興焚香謝過。一日

於水盆中見焉。亟召畫吏圖之。與滕子京本絕類也。

按楚誌宋乾道中。三月三日有道士納衣髻鬢。竹笠草

履。行乞於市。暮憇澧州元妙觀。或卧河洲上。人莫識。一日乘醉過洲西南橋。值喬守出。犯前行。喬怒而執之。將逮以罪。道人曰。吾醉矣。弗能辭。命下獄。詰旦引問。道人亦無言。乃賦詩云。云書已。遂乘雲冉冉而去。喬憮然。始知其爲呂仙也。與此微異。併錄於此。

經從道觀四條

神光繪像

呂祖遊山陽神光觀。丐筆自繪己像於三清殿北墉。眉目修整。貌古怪。不類世所傳。上有北斗七大星。君相被髮重珪立。傍作一符。徑丈餘。書曰。元祐二年作。如知吾下筆處。可以語道。人以疾刮符服之。徃徃良已。

或見神人儀觀甚偉。曰。吾神光符使也。因訢其暴露。遂以幕區之焉。

遊太平觀

江州太平觀。道士薛孔昭有高志。呂祖訪之。道一士云過稱顏

贈詩曰。落魄音薛高道一作士。年高無白髭。雲中閒卧一作

看石。山裡冷一作雪尋碑。誇我飲一作大酒。嫌人說一作

念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輩流嗤。末書云。回道入同

三客。訪薛煉師作。始知洞賓併寓其字。洞蓋也回客呂賓也同薛

後求劉子羽助以煉資未幾化去

遊天慶觀

宿州符離縣。天慶觀。有道士甯瑋。少年談老莊。有奇

趣。一日晨興。有賣藥道人至。即呂祖也。抱一樸云自稱儀

壯雄偉。往來彌月。因以老莊要旨。授甯曰。吾觀禪學。皆出於老莊。縱千經萬卷。反覆議論。要自立門戶。源流授受。其實皆本於老莊之旨。甯伏地求度。曰。容再晤。臨別。贈詩曰。松枯石老水縈迴。箇裏難教俗客來。擡眼試看山外景。紛紛風急障黃埃。兵已隱寓金後復至。適甯他往。題二絕於扉上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遊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二曰。肘傳丹一作仙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松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均音字入木寸餘。墨跡不滅。一云甯歸。見詩歎曰。惜緣薄。不能再見。其詩作大篆。體勢飛動。人爭刮其字以治疾。良愈。既有老莊要旨之授。便是大緣。不必以緣薄自惜也。

又天慶觀北一作秦川

呂祖遊秦州天慶觀。時道流悉赴隣院醮席。獨一小童在

。祖因索筆。欲書壁。童辭以觀堂新修。師戒勿污壁。

祖曰。但煩貯火殿爐。欲禮三清。既往。見殿後池水清

泚。以爪畫壁書曰。石池清水是一作吾心。剛被桃花影

倒沉。一到邽音山宮闕內。銷閒澄慮七絃琴。末題云。

回後養書。壁絕高。非手所能及。衆歎異。始悟回爲呂

。後養者先生反對也。按全唐詩亦作秦州北山觀留詩

遊戲僧寺五條

山寺豔婦

呂祖嘗遊山寺。以劍化作一艷婦入寺。僧行縱觀。不成

神馳志喪。過雲堂前。有一僧方趺音坐。獨不顧。竟出

門。似若不動心者。祖以爲可教。既出門。則已候於無
人之地。意欲要而挑之。更甚女色蠱人。罪根難滅。此第
一障道因緣也。

遊金鷲寺

呂祖抵四明金鷲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
何寥寥。曰。莫道寥寥。虛空也不著。遂佳其言。題詩
於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脚。問伊方丈
何寥寥。道是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
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全唐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
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
海潤千峰曉。

遊廬山寺

廬山開元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定坐。有一道人往謁。問曰。師謂坐禪可了道乎。此與南岳問馬祖意同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貪瞋淫殺爲甚。方其坐時。

自謂無此心矣。及其遇景遇物。不能自克。則此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乎。因與珍歷雲堂。見一僧方酣

睡。謂珍曰。吾偕子少坐於此。試觀此生。曩見悟真篇末

僧方入定。呂曰。我等且坐此。試看坐未幾。見僧頂門出一小蛇

。長三寸餘。緣床左足至地。遇涕音體唾食之。復循溺君弔

切堯去聲。堯器飲。出軒外。度小溝。繞花臺。若駐翫狀。復欲

度一小溝。以水溢而返。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刀插地。

蛇見之畏縮。尋別徑。至床右足。循僧頂而入。睡僧遽

驚覺。問訊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

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褰裳渡門外小江。
 。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欲渡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
 。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覺。道人
 與珍大笑。出謂珍曰。以床足爲門。以涕唾爲供。以溺
 爲醞。以溝爲江。以花木爲美女。以刀爲賊。人之夢寐
 幻妄如此。正明人於此破珍曰。爲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
 毒多瞋。薰染變化。已成蛇相。此意惡也故意惡隱而蛇蝎之
 見多變。屬身業易他日瞑目。即受生於蛇中矣。可畏學佛要
 修心不修。可不懼哉。吾呂公也。見子精忱。可以學道。
 心何益。修可不懼哉。吾呂公也。見子精忱。可以學道。
 故來教子。珍遂隨之而往。不知所終。此人一事云極好提醒
 以丹訣令潛修於青牛谷。昔洪志
 乘青牛冲舉於此道成當來引汝

開元贈金

袁州開元寺浴室。有大井。泉水甘冽。呂祖愛之。留連
旬日。因與寺僧歎密。僧朴野。待之盡敬。不知其爲呂
仙也。臨行以墨二笏贈僧。藏之篋音怯笥。不復省。一日
李大臨轉漕音造江西行部至袁。尋僧問曰。呂先生嘗贈汝
金乎。僧恍然曰。我不識呂先生。但前有道人到此。贈
我墨耳。初無金也。出墨示大臨。則墨即金矣。大臨摩
挲駭異。欲以他金易之。僧弗受。但以一笏轉贈之。且
問運使何自知此。李曰。昨過零陵縣。見何仙姑。問呂
公動履。何曰。近呂過此。自言久客宜春。與開元浴室
僧相善。喜其有仙風道骨。以金遺之。吾聞此語。故來
驗焉。旬日呂祖復來。問僧墨何在。僧具以告。呂祖笑
曰。此女饒舌。遂與僧攜手出門去。不知所之。

一云祖復至。僧喜迎拜。祖問墨何在。僧具告曰。大臨王拱宸。皆吾故友也。遂授僧禪定之理。後亦度世。

大雲會食

呂祖偽爲回處士。遊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謂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麪耳。遂去。旬日攜少許麪至。自炮設。數百僧皆飽足。僧請處士啜茗。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筋破。雲逐客甌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玉蕊一鎗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工夫。兔毛甌淺香雲白。蝦眼湯翻細浪俱。斷送睡魔一作離几席。增添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巖外。不肯移根入上都。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後僧亦仙去。

市廛混跡七條

邵城酒市

邵州城外。有老媪音開酒肆。一日有呂道人來索飲。偶無酒。媪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道人問價。媪曰。每升錢二十。道人以指點酒。書二十字。於門外一紫石上而去。徐視。則字迹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酒肆大售。後人因其居。建集仙觀。

永康酒樓

永康軍倪庚。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及暮。飲佳醞已及石餘。衆怪。相聚以觀。倪需酒金。道人瞪音目不語。頽音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動。道人忽起。援筆題詩於壁曰。鯨吸鼈吞數百杯。玉山誰起復誰頽。

。醒時兩袂天風冷。一朶紅雲海上來。末書云。三山道士純陽作。以土一塊擲倪面。走出門。仰望東北一朶紅雲飛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徹數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純陽者。乃純陽也。

汴京茶肆

周世宗時。汴京有石氏。開茶肆。令一幼女行茶。呂祖僞爲丐者。日往據上坐索飲。衣服襤褸垢污。殆不可近。女殊無厭惡意。益取上茗音敏待之。父母怒。逐丐答女。女益待之。月餘無厭。一日復來。謂女曰。汝肯啜我餘茶否。女頗嫌不潔。覆之地。忽聞異香。亟舐之。神氣爽然。丐者曰。我呂仙也。非真丐者。惜爾不能盡飲吾

餘。然吾能從爾願。欲富貴壽考。皆可得也。女曰。我
小家女。不識何爲貴。得富壽足矣。一云祖復授以漁
月精。復授以口訣。女白於父母。始悔。平生且把陰陽仔。後女嫁
管營指揮。是亦年百三十五歲終。必從而亦難得此女久
緣。而非厭信有前。

一云。祖復至。石氏留之。祖曰。今年彝夏俱大喪。
予恐遠人未化。將北遊以化之。後石女。百卅歲卒。

長溪飯店

福州長溪縣老嫗開飯肆。乾道中。有道人來。食畢。以
大柴頭書壁。作呂洞賓三字。光艷奇偉。太守聞之。騎
往觀。則字已銷沒。無復餘迹。信神筆也。此太守
無緣

兗州妓館

宋兗州妓侯姓者。爲邸以舍客。呂祖詭服求授館。蚤出
暮歸。歸必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召啜茶呂祖曰。吾
見鍾離先生。謂汝可以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呂祖
索飲不已。侯滋不悅。祖乃伸臂示之。金釧隱然。解其
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畢寢此乎。曰。可。祖自
有深
意即登榻鼻齶吼平齶。至夜分。侯迫榻前。呂祖以手拒
之。侯亟去。遲音釋明失祖所在。視其身。則手所拒處。
呂字徹肌膚。侯感悟曰。此呂仙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
。遂至於此。今其來度我乎。即短髮布服。尋呂祖。不
知所終。一云遇何仙姑引入終南觀侯妓與琴操聞東坡
一轉語即日削髮爲尼同一果決具此氣慨自當
矣得道

廣陵妓館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呂祖托爲秀才假宿。黃以其襪褸垢污拒之。祖乃題二詩於屏。一曰。嫫模^音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媪。今日玉顏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下倩^{清去}誰看。題畢。俄不見

一云。鶯觀詩有悟。遂謝客入道。祖復至。語以女金丹旨。教先積氣於乳房。大祇以汞爲主。以鉛爲賓。教其下手速修。俟予北度衆生水厄。然後來招子也。

東都妓館

有妓楊柳。東都絕色也。呂祖化一道人往來其家。屢輸金帛。然終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迫之。道人曰。吾

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聖胎已結。嬰兒將生。豈復戀外色乎。內交之樂。過於外交之樂遠矣。此言非為妓也。商英楊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蕭姓者。與楊狎

。楊以道人言告蕭。而蕭述於張。遽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樓雲庵雲堂不出。良久。排闥音尋之不見。

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詢其貌。則張前所見者也。後菴遭兵火。而詩壁踰音然獨存。亦一異也。唐全

詩以為題東都妓館壁

菴堂赴會七條

徽宗齋會

宋宣和間。徽宗設齋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癩

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靈素。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下。亟遣人令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字書云。高談濶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後靖康丙午丁未。二帝北狩之難。蓋已預識於此。宋徽宗好道而不知呂祖摩也惜哉一云帝敬問曰君非呂仙乎曰臣姓李不姓呂忽不見帝問靈素林曰聞有李悌其狀如此詔立像於呂祖側云

青城鶴會

紹興末。呂祖赴青城山鶴會。憇音契一賣餅果人家。人之識也。頗異之。呂祖濃墨。大書詩一章於門之大木上曰。但患去針心。真銅水換金。鬢邊無白髮。駉馬去難

尋。蓋寓呂洞賓來四字。筆勢偉勁。光彩殊常。取刀削之。深透木背。呂祖已不見。時士人關雲祚者。見之。即繪其像。乃一清癯音渠道人也。是後餅果大售。

潭州鶴會

潭州兵馬都監趙不閒。淳熙九年四月十四日。作鶴會。一道人不知所從來。攝衣升庀。廉時上庀聲堂不與人揖。徑入知堂房內不見。但於几上得一幅紙。書絕句云。這回相見不無緣。滿院風光小洞天。一劍當空又飛去。洞庭驚起老龍眠。末題谷客書不閒。錄呈朱晦菴祥之。朱子曰。此呂洞賓也。

紹興道會

會稽山紹興癸丑道會。有道人攜涼笠而至。會散。乃挂

笠於壁。無挂笠之物而不墜。題詩云。偶乘青帝出蓬萊。
。劍戟崢音撐嶸音橫遍九埃。音該我在目前人不識。爲留一笠
莫沉埋。後始知其爲呂仙也。

賈相齋會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齋。忽有羣道人拱一
孕婦將產而來。齋未罷。產嬰在地。羣道人即扶女子而
去。只留嬰兒在地。衆人扶起嬰兒。乃一劍袋也。始知
呂祖爲此。以戲凡俗云。此等事亦因似道奸惡戲以驚醒之耳

白雲挂搭

吉州舊有白雲堂。在龍慶寺邊。嘗有道人在堂挂搭。喉
下復有一口。極幻以吹鐵笛。吹訖。復塞以紙。笠上題兩
句詩。一聲吹動斜陽外。喚起江湖萬里心。小孩羣尾其

後。轍將銅錢撒地。使競取之。後題一詩於白雲堂後云。
。牽牛與織女。依舊白蓮堂。遂去。皆莫曉其意。後柳
州寇李元礪反。白雲堂閉門。不容挂塔。以防奸細。三
年後復開。開之日。乃七夕後一日也。始悟其詩。及悟
二口呂字也。

江州挂搭

江州瑞昌縣。潘安撫道場。嘗有道人至。求挂搭。無包
無傘。僅有一笠襪褸村俗。直堂鄙之曰。你無傘無包。
奈何挂搭。道人云。既不許挂搭。覓一茶即去。直堂令
之坐。及出。則道人反坐主席。直堂怒曰。不知賓主禮
。做甚道人。道人不揖而去。遺下一笠。直堂不能舉。
遂會衆諷經謝罪。遂舉其笠。地上有呂字。人病取土煎

湯服之立愈。數年間。遂成一井。水泡上結成呂字。劃開復聚。至今尚存。

丹藥濟人九條

絳紗裹藥

東京一歲。民大病瘧。有老姥家鬻音欲茶。子孫皆病。一

日有道人來。姥善待之。以子孫病爲請。道人曰。翌旦待我。姥早赴待之。道人絳紗裹藥曰。病發者使執之。自愈。一丸可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姥從之。子孫皆愈。徧療及百人滿。果不驗矣。姥拆囊已不見藥。但有書呂洞賓三字而已。方知遇呂祖也。

孝感救母

桐廬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發背。百方不瘥差去。

祈禱備至。感呂祖夜夢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余救拔。若遲一日。不可復療。料音乃授以靈寶膏方。括萋五枚。取子。乳香五塊。如棗大。二味各研細末。以白砂蜜一斤。同熬成膏。每服三錢。溫酒化下。通守市藥。治服即愈。後以施人立效。濟覽者照方施亦屬美事

趙州醫跛

趙州貧民劉某。病跛二十年。每夕炷香禱天。一日有道人。手攜鐵瓢。謂劉曰。可隨我行。劉隨之行二里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色石。試掘之。果得一石。大如彈丸。五彩殊常。道人曰。子可持歸。暴露九日。細末。以木瓜皮煎湯服。俟愈。可來城東駐雲堂東廊第三間左壁上。再相會。及劉疾脫然愈。即往尋之。

但見壁上有呂祖相攜瓢云。
相傳鄂城潰陽。有一貧婦。素患癱病。每日膝行至橋上乞錢。一日遇一道人過。見而問之。婦曰。夫故。遺姑年八十餘。來此丐些錢米。以養姑耳。道人聞已。遂將所執棕拂子。謂婦人曰。汝試牽此起身來。婦果牽之而起。又曰。汝再試隨我行。婦人即隨之行。不數步。婦疾大愈。如平人。婦曰。先生何處住。我好來叩謝。道人曰。我在某氏樓上。婦歸。姑見駭問。具告以故。次日。姑媳尋至其家樓上。蓋所奉孚佑帝君相也。因留彼處。看侍香火。以終身焉。此亦婦之孝念有以感之。不僅愈其疾。且有以資其生。其慈悲爲何如耳。

江陵醫眼

江陵傅道人。升名事呂祖像甚謹。乾道中正旦。有一客方

巾衣袍。入共語良久。招之同飲。傅從之。自是旬日一來。時傅目昏。多淚。客教服生熟地黃。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煉蜜丸。空心。鹽水飲下五十丸。傅服之久。能視細物。追思容貌。宛類所事呂祖像。自是奉事益虔。

岳陽貨藥

呂祖遊岳陽。詭名貨藥。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騰空而立。衆方駭慕。欲買其藥。呂祖笑曰。道在目前。蓬萊跬步。撫機不發。當面蹉過。乃吟詩曰。朝遊北一作越暮蒼梧。袖裡青蛇膽氣

麤。三入一作醉一作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此詩見下呂

卷北越一作
作碣石

一云。呂祖於白鶴山池中。招巨蟒為劍。遊岳陽貨藥

成都持丹

成都藥市。日有道人。垢面鶉衣。手持丹一粒。大呼於市。曰我呂洞賓也。有能再拜我者。以丹餌之。衆以為狂。肉眼無知相聚笑隨之。道人往還數四。竟無拜之者。道人往坐五顯廟前火池上。兒童爭以瓦礫音歷擲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又不識吾。亦命也。呂乃自餌金丹。俄五色雲周身。有頃不見。衆共悔恨晚矣。

昔有當商。極慕呂祖師。朝夕拜禱。頗虔潔。一日呂祖化一貧道人。將敝袍一件。欲質錢。商摺袍袖內有釵一枝。意道人必不知也。遂將衣質錢去。及取釵出。內有紙一幅。書云。今日憶益音明日憶。憶得我來不相識。釵子留得作香錢。妙從今與你不交易。亦音此正呂祖所謂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又不識吾。商後見所書悔恨。與此衆共悔恨一也。

覺能得丹

黃覺能有詩名。一日送客東都門外。旅次見一羽士。攜有酒殺。呼羽士共享之。畢。羽士舉盃。撫職音水書呂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明年果調官江南。復見呂祖。與以大錢七。其次十。又其次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

。吾以藥數寸遺子。歲旦以酒磨服。可一歲無病。覺如其言。至七十三歲。藥亦垂竭。卒於東京。正符錢數

德成得丹

李積字德成。能醫。盛寒時。遇一貧窘道士。衣單衣。無寒色。與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怪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取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視之。果然。乃以三升酒與之。道士酌酒飲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與李曰。此小術耳。吾呂洞賓也。李驚喜。道士書一絕曰。九重天子寰中貴。五等諸侯門外尊。爭似布衣狂醉客。不教性命屬乾坤。以藥一粒遺李曰。服此當享高壽。即別去。李服藥。髮不白。齒不落。百七歲而卒。直言無隱

李直信有緣

金陵治痿

金陵萬與石。嘗病痿音威疾。左半手足。不能動履者數載。百法治之不愈。音禹偶出城南。有道人自普德山來云。爾何苦此乎。因以其疾告之。謂人以爲偏枯。道人頷音撼之。以手按其患處。忽覺痛酸。曰。是豈得爲偏枯。行當自愈矣。問其姓號。曰。我乾姓。號思屯。寄寓於清源觀。遂與言乾坤屯音肫蒙之旨。爲天地君親師之位。皆世人所不經道。萬歸。其疾頓釋。步履如初。迺以其事曰諸友人。皆曰。乾者陽也。思爲系。屯爲屯。得非純陽乎。萬因復出訪之。竟不得其所在。惟呂祖之像居焉。此乾隆庚午十一月事也。

景物題詠三條

牧童賦詩

鍾傳弱翁。帥平涼。呂祖幅巾衣白紵衣。上謁。有牧童牽黃犢隨之。立庭下。弱翁異其氣局閒雅。指牧童曰。道人能詩可賦此乎。道士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自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別。人皆見其擔二大甕。長歌出郭。或報弱翁。曰甕二口。此呂公也。亟追之。不復見矣。

七夕題詩

宋元豐中。呂惠卿守單州善音天慶觀。七月七日。有異人過。書詩於紙曰。四海孤遊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君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二曰。野人本是天

台客。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生來有兩口。多好笙歌不好拍。惠卿壻余中。解之曰。後篇第一句。賓字也。石橋者。洞也。兩口者。呂也。第四句。吟也。吟此詩者。其洞賓乎。

一本絕句。後有漁父詞曰。萬劫千生得箇人。須知先世種來因。速覺悟。出迷津。莫使輪迴受苦辛。後又遇呂祖。祖曰。吾以宗姓。故來度子。今觀子所爲。非吾徒也。遂去。

黃鶴樓詩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纔下僅八子。即曰。太守負矣。守曰。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已分途據要津。

矣。是以知之。已而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見。守令人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纔至郡治前。則聞笛聲在東。至東則聞在西。至西則聞在南。至南則聞在北。至北則聞在黃鶴樓前。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黃鶴樓前楚誌指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楚誌指吹笛時。白蘋楚誌指有清風明月知。末書一呂字。改名呂仙亭呂按楚誌載此事云。一日太守與客對奕。俄有一道人過曰。太守奕敗。已而果然。太守驚使視之不見。惟呂仙亭壁上。題詩一首曰黃鶴樓中吹笛時。云云。墨蹟未乾。始知其為呂仙也。與此少異。今詩勒石碑於仙棗亭外。

因緣會遇三條或遇

何仙遇道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年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茶。
。俄失伴獨行。迷歸路。見東峰下一人。修髯紺目。冠
高冠。衣六銖衣。即呂祖也。仙姑始僕僕音亟音拜之。呂
祖與一桃曰。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居地中也。
。仙姑僅食其半。祖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
不知已逾音于月矣。自是不饑。無漏。洞知人事休咎。後
尸解音去。呂祖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音陰市中賣藥。
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於瓢中信手探
音貪取入手。而此丹入手即墜。因歎世間仙骨難值如此。
一云。仙姑入山採茗。遇呂祖傳以修養。復與金丹服

之。引見鍾祖。攜入蓬萊。拜木公金母。金母帶回闕苑。令掃蟠桃落葉。因往來人世。一云。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得身輕。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年。見麻姑壇。

跛仙遇道

長沙劉跛仙。遇呂祖於君山。得靈龜吞吐之法。功成。歸隱岳麓。自號瀟湘子。常侍呂祖往來抱黃。呂祖數遊城下。有詩曰。南山七十二。獨愛洞真墟。後有鄭思者。遇跛仙於清泰門外。相與俱仙去。

道友講經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性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

遇。呂祖詭爲傭者。爲治圃歲餘。所作工役。力過常人。
。陳愛之。然止以傭者待之而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
符經。至天發殺機。天地返復。未曉殺機之旨。呂祖從
旁抗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
學死。則長生矣。惜數語直捷了當陳大驚曰。汝非傭者耶
。誰教汝爲此言。既而詰乞音之。則復繆音悠其辭。不可
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實
通曉也。遇陳之遇而不居無何。忽辭陳曰。吾將遠行。明
年五月五日午時復來也。既去。寂然。陳有鄉人。客於
巴陵。遇之曰。爲我寄語陳公。我呂洞賓也。始意公可
授道。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呂仙亭
竹林中不見。明年端午日午時陳暴卒。不遇而不得惜哉與

補遺者三十二條因通鑑諸書補入未盡

台州退漲

宋夏竦嵩上爲台州郡佐時。山水橫發。率僚屬禱於山椒。忽見黃衣道人。冒雨而來。衣不沾濕。目竦曰。若遂修道。可登真籙。竦不答。道士笑曰。亦須位極人臣。言訖而去。水亦隨退。始悟其爲呂祖也。後竦果居鼎鉉。

顯化四彝

宋建隆初。四彝尚未賓服。呂祖每現三頭異像。上鶴頭。中獅首。下本像。六臂。左提飛龍劍。右執珊瑚尺。中兩手結無遮印。左五雷訣仰。右劍訣覆。衣黃道袍。盤坐黃鶴上。以法相喝服諸酋。化導歸中夏。以息干戈。

。恤民生。

海蟾得道

劉海蟾。初名操。字宗臣。燕山人。以明經擢甲第。任燕爲盧龍司馬。累遷至相位。平昔好談性命。欽崇黃老。及劉守光僭稱燕帝。解印綬去。作詩曰。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遂改名佺英。號海蟾子。遍遊訪道。遇呂祖授以金液還丹之要。乃遁跡修真。得成仙道。遊行塵市。遠汎秦川。陶真太華。溷胡困切魂胡去聲形青城。

上竈得度

呂祖初得道。自終南鶴嶺。回鄉里。省墓。偶步南郊蒲陰村。見一人坐柳樹下。性極通靈。問其從來。知即行

童寄兒後身也。祖因曲爲點化。付丹服之。易其魔相。

令守爐執炊。呼曰郭上竈。按望江樓竈自記曰吾所度者何以

爲柳仙後隨祖隱顯化度

長安市藥

宋建隆初。呂祖化一老翁。賣藥長安市中。常攜一大葫

蘆。人有疾求藥。不計錢有無。皆與之。立效。或戲問

有大還丹否。曰有。一粒一千貫。或以爲狂。俗情如是

易盡大每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

去。一日抖音擻音葫蘆已空。內剩一丸極大光明。安掌

上。謂人曰。百餘年。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哀哉。遂

自投於口。足下五色雲起。望東南而去。人始歎悔不及

。當面無緣過

王公槐券

宋參知政事王旦。父祐。虔奉呂祖像。一日祖來謂曰。君家世積德。子孫致位三公。當樹槐為券。祐乃植三槐於庭。後旦果大拜。而人不知王氏三槐堂蘇公有記

秦州貨墨

呂祖往來陝地。假為貨墨。至鳳翔。入天慶觀。作詩題壁曰。得道年來四百秋。不曾飛劍取人頭。原評第一等言人未玉皇未有天符至。且貨烏金混世流。後去遊西川。

再謁子京

滕子京守巴陵。呂祖稱呂處士再謁。子京與論名勝。引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的係何所。祖曰。言刻音閃中諸山可以避災。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括蒼天姥。

是其處。子京曰。按會稽藉。天姥在剡之東鄙。接天台華頂峰。既入括州。何云吳地。曰。禹導吳江。會諸侯於祁山。秦置會稽郡。屬吳。其郡治多靈異。老子枕中記。言吳之華山可度難。山半有天池。產千葉蓮。服之羽化。信宿別去。

曹仙得度

曹仙名景休。曹皇后弟。彬之孫也。恥其弟景植倚勢不法。伏罪。遂隱跡山巖。葛巾野服。矢志修真。一日呂祖同鍾祖來。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曹因指天。曰。天何在。曹又指心。二師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子親見本來矣。遂授以還真秘旨。令其修煉。未幾道成。二師引之而去。

好曹祖成真弟一

作惡喪軀何性之相遠至此蓋與
柳下司馬叔向兄弟同一轍者也

孝感遇仙

鄂州治南。呂仙亭前。有棗樹。相傳自唐以後。未嘗結
實。一日呂祖偶憇其下。忽有實如瓜。期不異安太守命小

吏採而進。何不自往不吏性至孝。親死無倚。祖教其私啖。音

吏從之。食畢。即飛去。因改名仙棗亭。得惟感平祖點化故

使食太守之命詎非冥冥中有

參謁黃龍

呂祖至武昌黃龍山。值誨機禪師升座。祖登擂鼓台聽講

。師詰座下何人。祖曰。雲水道人。師曰雲盡水乾何如

。祖曰。曠音漢殺和尚。師曰。黃龍出現。祖曰。飛劍斬

之。事世昔柳真人曾辨此事謂答機鋒信然。師大笑曰。咄音

固不以口舌爭也。遂與指明大道。祖因呈偈計音曰。棄却瓢囊蹙音撼碎琴。大丹非獨全唐詩作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囑咐凡流著意尋。全書作始悔從前錯用心祖遂拜禮辭去。

會邵談易

邵康節先生。精於易理。一日靜坐。忽見風過。占之。遇兌。再占外卦。復遇兌。喜曰。呂先生至矣。蓋兌為庚也兌又是屬西方俄而一道人至。邵叩其道。道人曰。既知我來。必知我去。易理通曉。就中探之可得。因授以口訣。邵依法修之。遂得尸解。其邵雖從祀聖廟名列宋儒呂居南宮

遊智度寺

呂祖南遊韶郴。琛音下湘潭。至江濱。聞智度寺慧覺。禪

師。性源淳潔。與促席對坐。謂曰。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頭惱殼。方

今佛衣寂寂無傳。禪理懸懸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

乎。作偈贈之曰。達者推音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

。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於今未有人。自昔佛祖俱只傳法惟達磨神光一

係西域一屬東土特加傳衣以表信偈曰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故衣止六祖不傳之後若青原南嶽永嘉諸尊師皆傳佛正印紹佛慧燈五宗而下代有傳人此云七祖於今未有人蓋推尊覺公之意觀者勿真謂六祖以下無人也

謁陳處士

隱士陳烈。年高有道。神宗遣使召之。辭不赴。呂祖常與往來論道。適召使至。祖贈以詩曰。青霄一路少人行。休話興亡事不成。金榜因何無姓字。玉都必定有仙名。

。雲歸大海龍千尺。雪滿長空鶴一聲。深謝宋朝明聖主。
。解書丹詔召先生。後烈卒。祖復弔之曰。天網恢恢萬
象疎。一身親到華山區。寒雲去後留殘月。春雪來時問
太虛。六洞真人歸紫府。千年鸞鶴老蒼梧。自從遺却先
生後。南北東西少丈夫。烈見王安石行青苗法作詩譏之
遂隱居卒後有見呂祖偕之
而去者想
亦尸解也

謁張天覺

張商英。字天覺。爲相。有偃音樓音道人。及門求施。
商英不之禮。戲問有何術。曰。能掬土爲香。即於階側
取泥。掬而焚之。奇香酷烈。煙罷。道人不見。案上留
詩一章。掬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皇朝宰相
張天覺。天下雲遊呂洞賓。商英自恨不識。悔之從此格
晚矣

去非心。凡神仙煉金丹必資土釜。故仙師恒以土為香。以墨成香。透九霄復何疑。哉。惜天覺之不悟也。

吳興妓館

吳興妓張珍奴。色華美。性淡素。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呂祖化一土人訪之。珍見風神秀異。禮敬殊甚。往來月餘。珍曰。荷君眷顧已久。獨不留宿。何也。士曰。固自有意。因問汝每夜顛音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自念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為真。謳歌艷曲。以悲為樂。每歎世之愚夫。覩我如花。情牽意惹。非但喪財。多致殞命。妄罪愈重。惟音昕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此。何不修道。珍曰。無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

拜叩。士曰。再來可也。遂去。珍望不至。作詞曰。逢
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
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士至。見詞。續韻曰。道無巧
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關。崑崙過
。恁時得氣力。思量我。復與太陰煉形丹法。臨別。作
步蟾宮一詞與之曰。坎離乾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
。地雷震動山頭雨。待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
。煉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
。後黃覺能爲湖州守。詢諸妓能爲道情詞曲者。珍以前
詞奏之。黃訝曰。呂仙師曾過汝乎。珍具述所以。遂得
脫籍。珍自是狎狂丐於市。投僻地密修。逾二年。尸解
去。

法真求度

呂祖遊華陰。一道者伏地拜迎。祖曰。子何爲也。對曰。僕乃劉法真。昨見黃雲漸近。今猶覆頂。知有聖真降臨。此與關尹祖因問所從來。劉具述天寶中。同人入壽春作茶。遇一老僧。令往五臺。心慮其遠。僧乃邀入蘭若。惹音發心出家。二十餘年。後知僧即文殊菩薩。一日謂曰。有大魔起。必索汝等。令衆各散去。僕後居雲台華陰觀爲法師。嗣遇仙張公弼。邀入石洞。尋亦別去。每恨遇佛仙而心不堅。遂成腰疾。望聖臨救拔。祖曰。子之道業。過半爲心無定向。今仍往拜求普賢。則大行成矣。亦欲往蜀中。法真即隨至青城山別去。法真雖未

自唐至宋歷數百年其爲法師頗著靈異

重陽得道

王重陽真人。名中孚。字允卿。家世咸陽天魏村人。政和壬辰年生。初舉武甲科。年四十七。解組歸。棄妻子。拂衣塵外。己卯歲。遊於終南。遇呂祖同正陽。因再拜求道。密授口訣。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逢師之句。次年。復遇於醴泉觀。更授金丹直旨。為更名壽。音哲字知明。號重陽。二師去。重陽穴居以修。道成。出關東遊。度馬丹陽。孫不二夫婦。並邱處機。號長春子。劉處玄。號長生子。譚處端。號長子。王處一。號全子。郝大通。號廣子。是為七真。禪寺植樟

呂祖過華亭北禪寺。手植樟樹於殿後。數年樟死。復來取瓢內藥一粒。瘞諸根下。樟復活。葉葉俱瓢痕。人始

感悟。因號呂公樟。

枯魚復活

靖康時。楚州孫賣魚者盛暑。呂祖遇於市曰。汝魚餒矣。
。飲我可使活。遂飲以斗酒。與言竟日而去。視魚果活。
。孫自是通曉古往事。決人禍福輒應。與神妙會後入鉢

池山。不出。所想是修真蓋竟日所談真口訣也

廷直遇仙

宋末。饒廷直。字亮公。衡南城人。登進士。嘗過黃鶴樓。
。聞笛聲。尋求。遇呂祖。授靜功祕訣。不欲仕。不近妻妾。
。脩然端居無爲。祖復至曰。且須再世。得聞妙理。因攜之遊南嶽絕頂。
。上有二道士。遜坐問曰。昔有道長藍養素。和即采入嶽。云已得大還丹。在此溫養。一

日撫掌大笑。頂開。霹靂一聲而化。求指教。祖曰。九年火候直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此則金丹大事已畢也。遂去。饒後無病而逝。

唐女得度

嚴州唐氏女廣真。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之。愈。自是入道。初往蘇謁蓑衣何真人。何稱之爲仙姑。無號思道一日飯次。忽昏兀如醉。兩夕方甦。言爲呂祖同曹

混成二仙喚去。引至海邊。隨遊洞府。呂祖又令至廬山。子虛真人洞中學書。寫大字詩二百餘篇。呂祖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在。願盡孝道。祖曰。如是。則且留形

。遂以丹一粒。分爲四。投盤中。得其一吞之。遂甦。
自是辟音壁穀。以符水治人疾。良愈。後呂祖至嚴州度去。

榴皮畫壁

見王會
回仙碑

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沈思字正持隱於東林。

。因名東老。能釀十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
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否。公命之坐。
徐觀其目。碧色燦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
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
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爲子有陰德。留詩贈
子。乃劈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云。西隣已富憂不足。
。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成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

按蘇東坡詩集。有和詩三首。世俗何知窮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金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嶽先生尸解音賈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拱極遇仙

江北陸西星。遇呂祖於拱極台。嗣後常至其家。傳陰符道德之祕。因註黃老參悟諸書。名曰方壺外史。呂祖又命兩仙童。受業於陸。偶與戲嬉。童子飛空而去。呂祖仍至。索紙題詩。以指代筆。末有云。每一下階。衆仙爲之側目。自此仙跡杳然。陸氏子孫。至今珍藏此卷。

書尾猶帶指上羅文。

夢仙除瘤

橘齋左氏丞。夙病眉瘤。初至館樓上。夢仙拭面而瘤脫。既覺。往謁呂仙亭。物色如所見。

聞笛愈風

平章忽刺音竦斛夫人。禿蒲倫氏。患頭風。日夜望仙禱祈。已而聞笛聲。皆曰仙笛也。公曰。仙有靈。當再聞。及夜。笛聲起牆外。自是夫人起居如初。

遺金化石

江夏呂公洞前。有軍巡夜。逢三人衣冠甚古遺。以醉去聲。餽切也。黃金片片。攜歸。光彩煥發。官覺收之。則皆化爲石。命藏之軍資庫焉。

石上桃痕

武昌省會。西城外。黃鵠磯石上。有桃痕。相傳呂仙假賣桃以驗衆。售者第云歸遺穉子。無有言及父母者。呂感忿。擲桃於石而去。其痕至今存焉。

詩贈笠翁

康熙辛亥夏。呂祖降乩於壽民佟方伯之寄園。正在判事。李笠翁名漁忽過之。方伯曰。文人至矣。大仙何以教之。呂祖云。笠翁豈止文人。真慧人也。正欲與之盤桓。可先倡一韻。吾當和之。因呈絕句一首云。今古才人總在天。詩魂不死便成仙。他年若許歸靈社。願執諸君歎段鞭。呂祖和云。聞說陰陽有二天。詩魔除去是神仙。相期若肯歸靈窟。命汝金門執玉鞭。復贈一絕云。瀟灑

文心慧自通。無端筆下起長虹。波平雲散停毫處。萬里秋江一笠翁。

詩示天基

維揚石天基惟喜念佛。日常不輟。一日遊虎邱後山絕頂。殿宇輝煌。傍有靜室。供呂祖像。梁中以絲線桂木筆一枝。其下承有沙盤方几。傍坐老翁。因問設此何爲。翁曰。凡有疑事啓問。即虔誠默禱。用符咒代請呂祖降乩。自臨判斷。因焚香默叩。以時常念佛。有無功效。求明示。少頃。見懸空木筆。即自運動。遂判云。念佛虔誠即是丹。念珠百八轉循環。念成舍利超生死。念結菩提了聖凡。念意不隨流水去。念心常伴白雲間。念開妙竅通靈慧。念偈今留與汝參。末書純陽道人。賜揚州

天基石子佩悟。

鵠磯示現

武昌涵三宮。會首顧行恕吳一恕等三人。叩求呂祖現相。許以翌日赴黃鶴樓下相候。三子次早赴樓前靜候良久。遊人雜沓。無從物色。傍午有一人。於太白亭前。背手徐行。三子亦忽之。俄見一老翁。鬚髻皤然。意必有異。就與語。仍無奇。至薄暮。悵惘而歸。以爲誑我。後示一絕云。三生石畔殷殷望。太白亭前款款行。春色不知何處去。空餘皓首說幽情。始悟亭前獨步者。即呂祖也。

古文墨跡

顧行恕。又一日自涵三宮赴館。途遇一道人。與之語顧

赴館心急。不暇接言。辭去。及至館。諸徒詫異曰。先生今日何以衣裾皆香。顧亦不覺。視案上古文前。書莫兒戲。回道人過此數字。筆勢飛舞。墨跡尚新。方悟呂祖降神所書。衆未之見。而途中所遇之道人。蓋化相也。翌日述諸會友。無不歎羨。會中傳敬恕。寶而藏之。鄂州飛劍遺亭。爲呂祖道場。屢著靈異。嘗僞爲丐者。詣亭卧龕座前。衆以其垢穢不堪。呼之令去。及去後。方知。則追悔無及。又一日。天大雨雪。僞爲京貨郎。憇亭上。作避雪狀。以手拂衣。旋出亭外。使人視之不見。時雪甚厚。無足跡。始知其爲呂祖也。夫自古神仙衆矣。惟呂祖時而金闕。時而洞天。屬以度人願重。遊行宇內。或現相。或降筆。神通妙用。

千變萬化。不可勝言。嘻盛哉。

卷二終